

中國絲綢圖案



G AI 3
745(51)-1

中國絲綢圖案

沈從文 王家樹 編

Fr. R. Kreutzwald nim.
Eesti NSV Riiklik
Raamatukogu

GA 216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1957年·北京

745 (51)
S-745.52 (51)
XXVIII, 4

出版說明

我國的絲織工藝，有優良的歷史傳統，要發揚我國的絲織工藝，就必須對古代的絲織圖案進行系統的學習和研究。本書所介紹的是戰國至清末的絲織圖案，其中戰國、六朝和宋代的資料較少，因為這幾個時期的資料搜集較難，便補充進去一些毛織物的圖案，以供讀者作為互相印證的參考。通過這些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國絲織圖案的發展面貌。為了適應當前絲織工藝界的需要，先就將現有的資料編印出來，至於更完整的有系統的介紹，有待於今後的努力。希望通過本書的出版，能給絲織工藝界一些幫助。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編輯室

目錄

- 一 幾何圖案紡織物 (戰國)
- 二 紅地「韓仁綉」彩錦 (漢)
- 三 綠地「長樂明光」錦 (漢)
- 四 紅地「萬年益壽」錦 (漢)
- 五 茶色地雲紋錦 (漢) 青地「宜」字錦 (漢)
- 六 青地「登高明望四海」錦 (漢)
- 七 臙脂紅地纏枝花毛織物 (魏或晉)
- 八 綠地鳥獸紋彩綢 (晉或北朝)
- 九 沉香地瑞鹿團花綢 (唐)
- 一〇 茶色地花樹對羊綢 (唐)
- 一一 天藍地牡丹錦 (唐 包琵琶錦囊)

一二 寶藍地小花瑞錦 (唐)

一三 銀紅地鳥含花錦 (唐)

一四 彩色幾何圖案毛織物 (唐)

一五 紫地鸞鵲穿花緯絲 (宋)

一六 紅地織金樗蒲羅 (明)

一七 沉香地瑪瑙錦 (明)

一八 綠地牡丹花綢 (明)

一九 紅地牡丹加銀錦 (明)

二〇 青地牡丹加金錦 (明)

二一 杏紅地、寶藍「萬壽」加金緞 (明二種)

二二 寶藍地天花錦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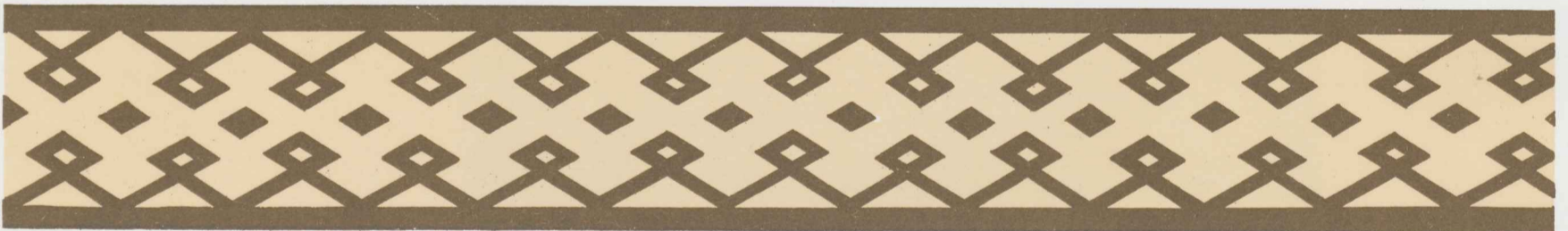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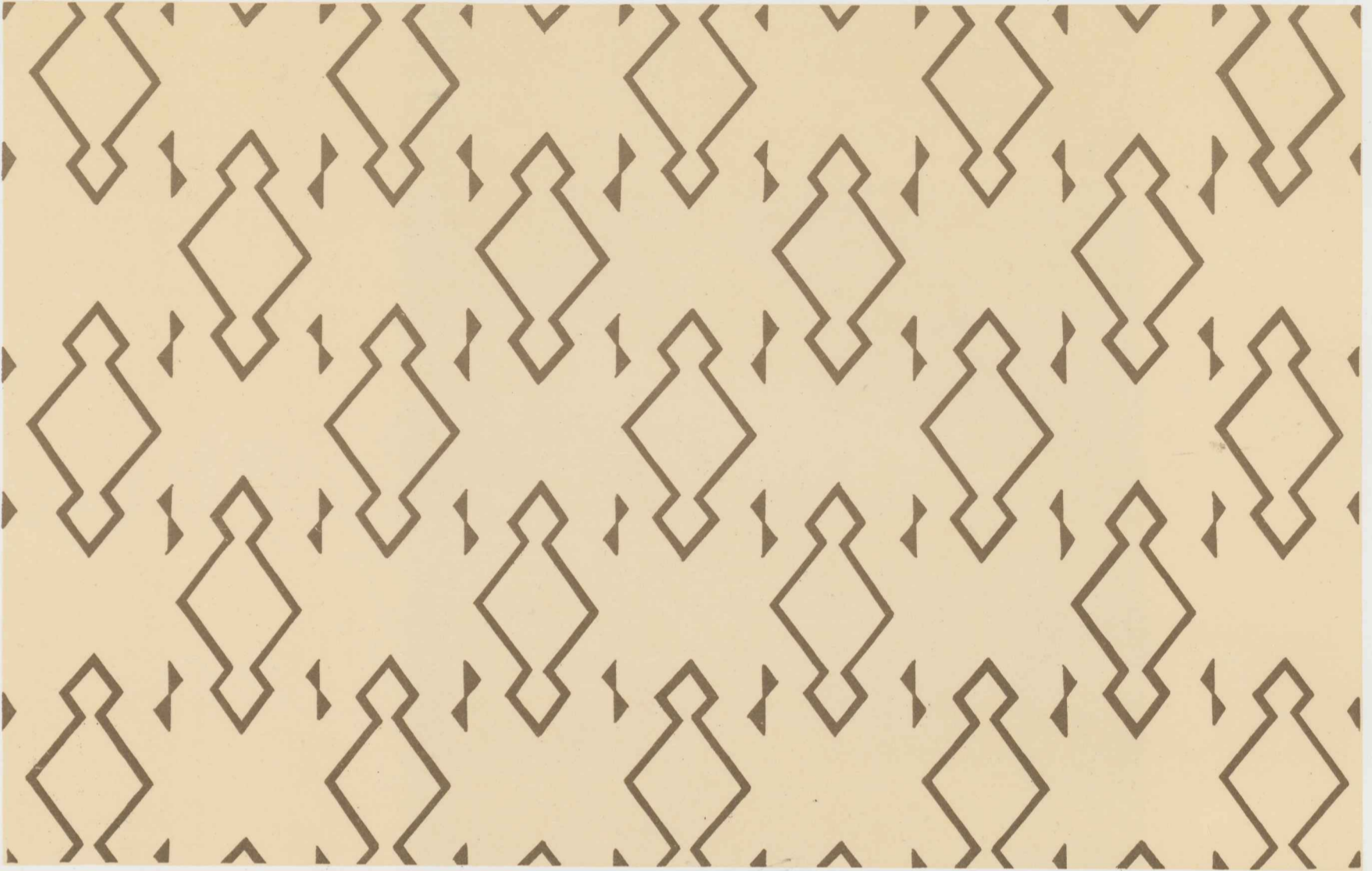
二三 紅地龜子紋「壽」字加金錦 (清初)

二四 沉香地龜子紋加金錦 (清初)

二五 月藍地牡丹緞 (清末)

二六 淡青地團花加金緞 (清末)

二七 綠地牡丹織銀緞 (清末)





紅地“韓仁綉”彩錦 (漢)



綠地“長樂明光”錦 (漢)



紅地“萬年益壽”錦（漢）



左: 茶色地雲紋錦 (漢) 右: 青地“宜”字錦 (漢)



青地“登高明望四海”錦（漢）



燕脂紅地纏枝花毛織物（魏或晉）



綠地鳥獸紋彩綢 (晉或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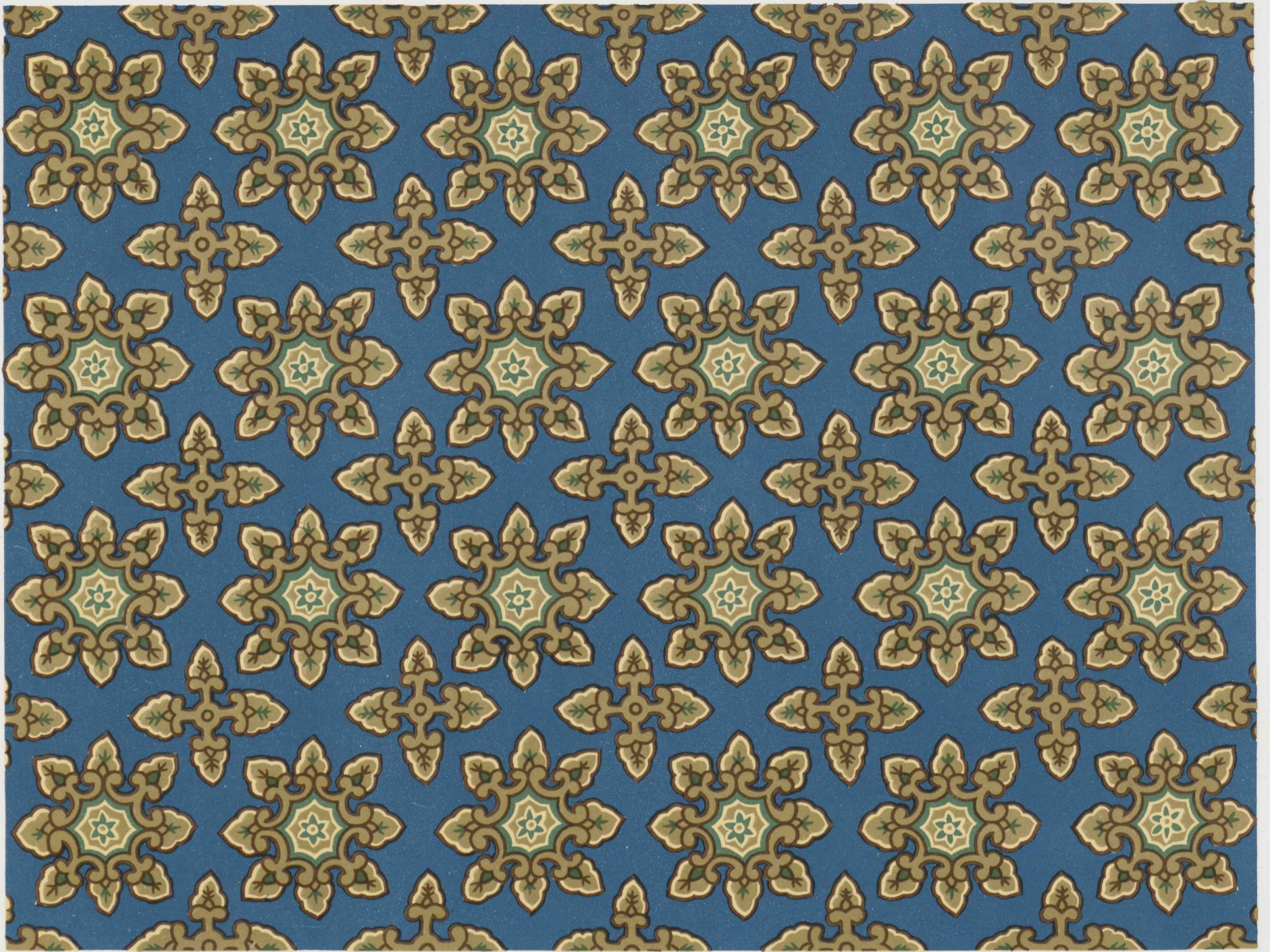
沉香地瑞鹿團花綢（唐）



茶色地花樹對羊綢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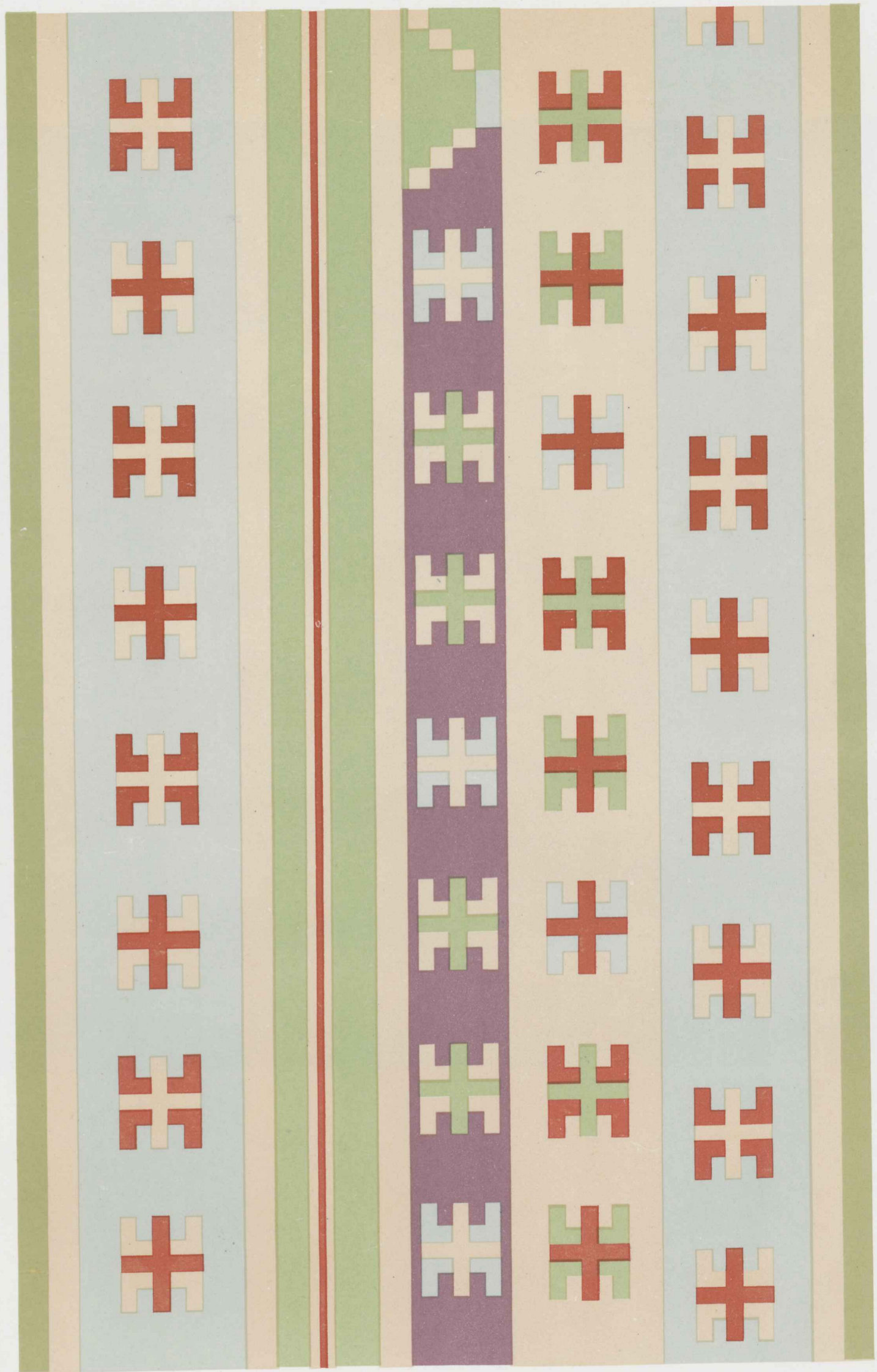
天藍地牡丹錦 (唐, 包琵琶錦囊)



寶藍地小花瑞錦 (唐)



銀紅地鳥含花錦 (唐)







紅地織金樗蒲羅 (明)



沉香地瑪瑙錦 (明)





紅地牡丹加銀錦 (明)



青地牡丹加金錦 (明)



杏紅地、寶藍“萬壽”加金緞（明，二種）



寶藍地天花錦 (明)



紅地龜子紋“壽”字加金錦 (清初)



沉香地龜子紋加金錦 (清初)







綠地牡丹織銀緞 (清末)

后記

中國人養蠶織絲，起源很早。歷史傳說大多把新事物的發明算到著名的帝王將相名分上，養蠶屬於婦工，因此說是黃帝的妃子嫫祖的發明。這個傳說雖不可盡信，但已相當古老，至少讓我們得知，約在四千年前，中國某些氣候溫和的地區，已有蠶絲的生產。

從公元前十六世紀開始的殷商時代，中國的絲織工藝，顯明已經有了發展。從近世出土的殷商時期的青銅器物上，可以看到蠶文的裝飾。在甲骨文字中也常有一蠶、一桑的記載。安陽殷墓出土的遺物，其中有彫刻蠶形的玉石，和青銅戈援上殘留的具有精美幾何紋的絹帛。這些資料幫助我們初步了解到當時的絲織業情況。

西周以來，絲織工藝生產更加發達，當時治絲、染色，政府都設有專官主持。楚國並設有種藍草作靛青的令尹工官。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代。由於鐵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在這個基礎上商業也發達起來，大城市因之更加繁榮。當時臨淄的絲織業就非常發達，陳留出產綵錦，產品遍于全國，產品質量相當高，很受上層社會重視。近年來，長沙出土的楚文物中，已發現多種有花紋的絲織物，給了我們一些直接的知識。結合當時其他工藝品的花紋（如金銀錯、青銅器、漆器等）來看，可以知道這個時期的圖案裝飾多是菱形幾何紋，和變形的鳥獸龍鳳等，風格秀美，結構謹嚴，有很高的美術價值。史傳中經常提起的黼紋錦綉，雖還少見實物出土，但圖案基本式樣，我們參看燕國花瓦和魏國漆棺的花紋，却已得到一個明確具體的印象。

漢帝國建立後，政府在齊設三服官（山東滕縣新發現的漢石刻，有紡織生產過程畫像），長安另設東西織室，生產特種絲織物，供應各方面需要。西北羌胡民族特別愛好中國錦緞，每年就有近萬疋錦綉輸出。張騫出使西域時，也帶去大量絲織品。這時的織造技術已有很高的水平，可織出各種複雜的圖案花紋；到東漢時錦綉成品中已使用加金的技術。絲網染色，也有着驚人的成就；西北出土的漢代錦綉，雖然距今有二千年的時間，但顏色仍然鮮艷如新。漢代的裝飾圖案，活潑奔放，突破了戰國以來的格式；取材多是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雲彩鳥獸，狩獵騎射，並往往間雜以吉祥文字，如「新神靈廣」、「登高望四海」、「萬年益壽」、「宜子孫」等，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思想意識。本書中的一「韓仁錦」，是一片漢代的典型作品。在整個圖案組織中，風雲流動，鳥獸奔馳，彼此穿插自如，形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氣氛；其中種種不同的動物，或凶勇猛烈，或天真稚氣，都各有各的神態。這時期西北生產的毛織品「氍毹」、「氍毹」和西南出產的細麻布「筒中花練」，精美的木棉布「白疊」、「闌干」，同樣有極高的成就。毛織品的花紋，充滿了西域民族活潑愉快的情感，為中原所重視。

三國時北方的曹魏，廣開屯田，興修水利，生產得以恢復和發展。于是在手工業方面就有馬鈞的科學發明，改良了織綾機，簡化了提花手續，使絲織生產率得以提高。當時川蜀絲綢產量大大增加，絲綢生產具有極大的經濟意

義。據諸葛亮文集教令中所載：「巴蜀與曹魏戰爭的時候，蜀國主要的軍費就仰賴於絲綢的貿易。」又據「鄴中記」，「東宮舊事」等記載所列錦緞的名目，可知漢代特種錦綺的花紋到了晉代還在繼續發展中。「鄴中記」所提起的「大小登高」錦，「大小明光」錦，「大小博山」錦，用近年西北出土的漢代文字花錦對照起來，可以明確得知一部分還是漢錦式樣。至於「東宮舊事」所說的「七綵杯文綺」或為新出圖案。南北朝絲織實物雖不多，惟在敦煌彩繪壁畫藻井花紋中，却留下異常豐富的材料，和唐代錦緞花紋比較，可以看出錦緞中的串枝花圖案，實成熟於這個歷史階段。

唐代是一個「大有朝氣」的時代，有着光輝燦爛的文化。在絲織工藝方面，一方面是織造技術有着新的進展，服飾用金的方法也已經有十四種之多；另一方面是圖案設計有了新風格，配色技術也顯著提高。或氣魄渾厚，色彩典雅，給人以豐滿健康的感覺；或纖麗秀美，別有溫柔細膩的情趣。部分小簇折枝及大團牡丹花紋，形象既趨向寫實，但又不失去圖案效果，生動而富有裝飾性。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中曾提及唐初寶師繪「陵陽公樣」，如「對鹿」、「鬥羊」、「翔鳳」、「游鱗」、「天馬」、「麒麟」等等，因為花紋章彩奇麗，流行百年尚為人喜愛。這類絲綢圖案的絲綢實物，部分從西北的古墓發掘出來，雖然年代相隔很久，但至今仍然有一種清新生氣的感覺。唐代絲綢生產已具全國性，照唐六典諸道貢賦絲綢名目說來，已不下百種。本色綾和多色染纈花紋也非常秀美。唐代文化對當時東亞和世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響和貢獻，同時也吸收融化了部分外來文化，在工藝圖案上，具體地反映這個問題。

宋代承繼了唐代的傳統。一方面發展了寫生花的裝飾方法；另一方面又發展了滿地規矩花紋的裝飾方法。北宋絲織品種類繁多，僅綵錦就有過百種名目。這一時期的實物資料雖然不多，但以營造法式彩繪部分間接材料，和先後兩代直接材料比較，却提供了許多十分可靠的證據，讓我們得知宋錦幾種基本花紋。對於北宋定州緯絲的成就，從本書這一片紫鸞鵲譜圖案的配色和構圖上，也可得到一個印象。唐代絲綉圖案喜用鳥啣花作主題，這片緯絲還保有唐代圖案的格式。南宋時候的緯絲，就已完全轉為名家繪畫的複制，不常採用這種對稱圖案了。

明代的手工業有着空前的發展，絲織工藝是當時最主要手工業之一。絲織業的生產地區，從唐宋起始已遍布於長江下游，到元明特種錦緞生產便以江浙為重點。明代絲織物資料，現在還保存着的，估計全國至少還可有五萬餘件，絕大部分是當時作為佛經封面而保留下來的。這些絲織物的經面和「天水冰山錄」所記載的各種絲綢錦緞，給我們提供了明代絲織工藝興盛的概況。明代絲織工藝繼承了唐宋以來的優良傳統，又有了新的發展，產生了千百種華美驚人的圖案。宋式串枝花朵富麗堂皇，配色大方。單色緞子花朵更特見巧思，善於把寫生和裝飾效果有機地聯系起來。如本書中的綠地串枝牡丹緞圖案，就是一幅傑出的作品。牡丹花雖接近寫實，為了適合圖案的要求，柔葉弱枝生動而有規律地穿插陪襯於主題花朵之間，洋溢着一股活躍的生命力，給人一種節奏韻律的美感。像這樣的作品，在明代絲織物圖案中，是屢見不鮮的。至於本書中大串枝牡丹錦，配色濃艷富麗，尚保存明初大雲錦氣魄，或出於宋元帳幕錦舊式。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今天，我們新的圖案設計，將從這裏汲取到豐富的養分。

清代的絲織品，由於時代較近，我們所能見到的資料因之格外多。這裏選取的多屬於殘餘材料的復原。江寧織造的成就，如從文獻分析，康熙一代多仿宋，規矩錦成就特高，金線細如髮絲。雍正一代重配色，構圖秀麗，配色溫雅，在中國錦緞中自成一格。乾隆一代起始吸收西洋花式和織法，促進錦緞的新變化，但已不如康熙雍正的產品。總之，清代工藝品中，絲織圖案的成就，是值得我們重視的。特別是近二世紀絲織工藝在設計和織造方面，大都是緊密的配合了服飾的要求。例如清代中葉以來，許多漳絨和彩緞襖袴圖案，都是適合當時衣服裁制式樣而織造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還不斷有驚人的創造，花樣翻新。如把一樹玉蘭、一枝梅花，或一叢牡丹、一簇荷花等作主題，安排於一件衣料上，大都得到極好的效果。又如在一件漳絨短襖上，只織出了一叢蘭花，從衣襟一直伸展到袖子上，這種大而新穎的設計意匠，實給我們近代工藝設計以極大的啓發。

數千年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巧思所集成的中國古代絲織工藝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國現代絲織工藝發展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參考寶庫。因此對這份可貴的遺產作系統的科學的整理和研究，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這個集子裏的圖案，只是就教學和工作中參考的資料，加以整理復原的結果，距離社會要求還遠得很。但願通過這個小小的努力，取得一點經驗，能把工作再推進一步；并作爲引玉之磚，希望國家博物館、工藝美術界和有關生產部門，能互相配合協作，把萬千種凍結在庫房中的重要遺產，投入點人力，加以整理介紹出來，使我們光輝燦爛的絲織工藝，在人民時代得到應有的注意。並從這些豐富的遺產基礎上，創造出多種多樣的圖案！

編者

中國絲綢圖案

編者：沈从文、王家树

摹繪者：王家树、李月华

出版者：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責任編輯：詹蕙娟 美術設計：王家树

印刷者：上海市印刷一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十五元正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4號
開本：787×1092 1/3 印張：10 2/3
印數：1—1,400 編號：8029·17

CAI 2
745(51)-1